

黄小源 著

流淌的 高格斯泰河

——我的草原知青生活



民族出版社

流淌的 高格斯泰河

——我的草原知青生活

黄小源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淌的高格斯泰河:我的草原知青生活/黄小源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
ISBN 7-105-05984-2

I.流... II.黄...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83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1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电话:64272073;发行部电话:64211734)

30 多年前在
草原插队时的
黄小源



黄小源的草
原情怀如记
忆的长河绵
绵不断……





黄小源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



黄小源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

黄小源

生于1948年10月1日

陕西省绥德县人

- 1962—1968 在北京男六中上学
- 1968—197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
- 1972—1976 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
- 1976—1978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体委工作
- 1978—1984 在北京陶然亭体校工作
- 1984—1986 在青海省电影摄制公司工作,其间与香港李翰祥导演合作拍摄《格萨尔王》故事片
- 1986—1987 在轻工部“旅游纪念品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
- 1987—1990 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国首都佛里敦经营中国餐馆
- 1990—1992 在意大利境内的制衣厂工作,并与他人共同开办了“欧亚经济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 1992—1996 在北京宣武区与美商合办的“广西”北海鸿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兼中方的执行董事,其间代表公司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注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 1996—1997 在“国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经理
- 1998—1999 自编、自导、自摄、自制了一部纪实性民俗片《草原人家》
- 2002 《草原人家》获“第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二届民俗影视音像奖”金奖
- 2002 拍摄完成纪录片《走进草原深处的外国人》、《喇嘛的一天》

作者说

在我人生最冲动的时候，鬼使神差来到居住着蒙古族牧民的塞外大草原，于是有幸骑在了梦寐以求的马背上，并且在马背上送走了无知、软弱和冷漠。谁又料想到，铿锵的马蹄声和旷野的风又把我变得幼稚的可笑，以至于忘却了世上还有卑贱和邪恶。

后来我浪迹天涯，从中国的大西北走到了非洲，又转悠到欧洲，一路打工挣路费，四处游荡，不知何时能静下来，也不晓得哪里是归宿。外面的世界并不完美，尽管我留恋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那里善良的人们，但我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那片古老、苍茫的大草原，颠簸的马背和永远高昂着头的骑手。我恐怕最终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委，如同爱情一样，倘若说得很清楚就一定不美啦。但我知道，我最美好的十年将我躁动不羁的性格渗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不具备写小说的天赋，但我有述说的欲望，想让人们能知道在洪荒的大漠草原上有这样一个终生追着太阳走的民族。一群宽厚若土，浪漫如云，勇猛似鹰的牧民，一条永不休止讲述历史的河流，还有几个不黯世事的都市年青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那段时日则像一个美丽的神话，显露出她的轻松、坦荡和珍贵。



这里讲述的
是一代知青人如火如荼的生命历程

这里讲述的
是一段与茫茫草原割舍不断的血脉
深情……

故事从这里开始

- | | |
|----------|--------------|
| 1/ 第一章 | 167/ 第九章 |
| 27/ 第二章 | 191/ 第十章 |
| 45/ 第三章 | 207/ 第十一章 |
| 63/ 第四章 | 235/ 第十二章 |
| 87/ 第五章 | 271/ 第十三章 |
| 111/ 第六章 | 293/ 第十四章 |
| 127/ 第七章 | 313/ 没有收尾的尾声 |
| 149/ 第八章 | |



第一章

天真纯朴并不意味着愚蠢和无知，她是我们精神中仅存的一块净土。

人类降世初始世界本是白茫茫的。我讲的是一个离都市非常远的地方的简陋的生活。那里没有楼宇、街道，只有让人心悸的没有边际的荒原。

—

冬天，夜幕早早降临，几排参差不齐的土坯房镶在暗蓝色的雪原中，格外宁静。从不规则的窗子里跳动着黄色的煤油灯光，像是高悬在空中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四个从京城跑来的中学生盘腿坐在足有蓝球场大小的土炕上瞎扯，炕前一个用大汽油桶改造的炉子里煤火正旺。炕上三四十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躺着，靠着，人挤人地相互传递着体温，当然也难免传送着骚情。男人鼾声如雷，女人鼾声细绵，交错起伏有如海浪拍打着沙滩。脚臭、汗酸、屁味、男人味、女人味加上空气中的膻气一古脑地钻入鼻腔、口腔，最具想像力的人也难说清楚这种混杂气味。这气味使人时而昏昏欲睡，时而又躁动不安。

我们几个数九寒天跑到这大漠草原上纯属自由主义行为。因为不在国家统一安排之列，故旗知青安置办公室主任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用既关心又无奈的语调劝我们回家，我们则巧舌如簧，死皮赖脸，不知疲倦地搬出主席最高指示小小威胁一下。我们自作主张将户口迁落在旗里，这成了我们最后的王牌，小小的旗安置办没有能力将我们的户口回迁北京的，战术上这叫破釜沉舟。一



个多月了，我们卖军大衣卖冰鞋的钱在哥几个不断缩紧裤带的革命精神下，眼看所剩无几。天无绝人之路，“东方红，太阳升”，这天安办主任终于通知我们；明天前往白音塔拉公社报到。由于我们属指标外，所以插队落户的一切费用先由大队暂借，然后从我们每年的工分收入中扣除。欣喜若狂之余这对我们已不是问题。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转折，今晚哥几个倾囊吃了顿馅饼，在牧区算是豪华餐啦，喝了瓶又苦又辣的草原白酒，个个面红耳赤地回到了传播着五湖四海精神的车马大店。今晚这里的满炕男女看着都格外亲切。由于兴奋，我们难以入睡，整个大通炕上几十个革命同志争先恐后这里发出窸窣之声，那里传出放肆的嘻笑声，黑暗中，我们有些坐立不安，四根烟不断地眨着鬼眼。

从旗里到公社正常情况下每星期一趟班车，碰到大雪就没谱了，有时一个月都没有班车。于是，一九六九年的初始，我们坐上了安办为我们找的一辆白音塔拉公社拉粮的马车，在尺余厚的白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看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原深处。

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中部，这里是世界著名的传统牧场。阿巴嘎旗隶属锡林郭勒盟管辖，阿巴嘎系蒙语“叔叔”之意，据考证此处是因成吉思汗的后裔塔尼胡登统治而得名，我们就落户在这“叔叔”的领地里。

行走在 -30°C 渺无人烟的雪海中，没有人能维持浪漫情调。尽管穿着借来的皮袍毡靴，但坐在马车上不出十分钟身体所有的边缘部位均失去了知觉。我们四兄弟虽高矮不同，胖瘦不同，但身体强壮情绪昂扬，好像有更强烈好奇之心的探险者，随着喷着白雾的马，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开始了不寻常的旅途。

赶大车的是个汉人，姓刘，老家河北，高高大大很魁梧，麻将形的脸像涂着一层树皮色，一口锈牙，人看着很憨厚，我们称他为大刘。大刘怀里抱着一根二米多长的马鞭，坐在车上，嘴里哼着他家乡的小调，悠哉游哉，看那表情，歌里唱的肯定是些猥



裹的事情。一路上我们与拉车的马同样大张嘴喘着粗气，虽然累得连放屁的劲都没有啦，好在不至于冻死。走走回头看看，身后行走的印迹被嗖嗖带响的风雪立刻抹平了，在白色无垠的世界里我们就是几个蠕动的黑点。就像唐朝诗人岑参在《白雪歌》中所描述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阑干百丈冰……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去时雪满天山路……雪上空留马行处。”

我们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时，黑夜像赶集一样匆匆而来。大刘指挥我们在雪堆里清理出一块干地搭起个简易帐篷，铺上一层毡子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然后用铁锹挖出三块冻土摆在帐篷中央，一个实用的史前时期灶台完成了。大刘从马车上取出铁锅、蒸笼、面袋、牛油、羊肉、葱、盐……见鬼了，一下冒出这么多东西，我们诧异地看着。“四位知识分子，现在我要分配活啦。”大刘一本正经对我们说：“你们俩到车上拿两个麻袋跟我去捡牛粪。”大刘指着我和孙德孚分配完又冲聂晓峰和马凯说：“你们俩拿脸盆去找干净雪回来化了做饭。”我和孙各拿一个麻袋跟随大刘在雪地里到处寻找牛粪，这活过去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干着新鲜。找到牛粪抖掉雪后其实非常轻，后来我们搞清楚牛粪实际上是经过牛嘴、胃、直肠一条流水线加工后的草产品，现在应称“绿色产品”，一根火柴就能点着，这是草原牧民取之不竭的能源。这里的大自然就像能源加工厂，产品各尽所能没有浪费，形成高水平的生物链。

天完全黑下来时我们都回到了帐篷里。大刘架起了锅，点燃了牛粪，把雪倒进锅里很快化成了水，水略发黄像童尿，锅底积了一层泥土。大刘和好莜面擀开，切成许多小方块在案板上搓成一个个薄片，然后在食指上一抖，变戏法似地便成了一个个小莜面卷，摆放在笼屉里。他的动作准确快捷，我们看着称奇。接下来大刘将切好的羊肉、土豆、胡萝卜、葱放进开水里撒把盐，上



面放上蒸笼汤和饭同时做。我们几个不断地往锅底添牛粪，火真旺，发出呼呼的声响。饭很快做好了，我们每人分到一碗高营养杂汤，学着大刘将蒸熟的莜面卷放在汤里稍稍一泡便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于是耳边一片咝溜咝溜声。吃完后，驱走了寒气我们一至认为莜面是世上最香的食物之一。一顿饱饭消除了疲劳又带来了精神，于是我们像爱斯基摩人围坐篝火缠着大刘讲故事以消磨时间。大刘抽着我们敬献的太阳牌香烟，黑眼球钟摆一样来回晃动着问：“听荤的？素的？”“什么荤的素的？”我问。“这都不懂啊，”大刘嘴一瞥：“荤的就是有肉有味，素的无肉无味。”话音刚落孙德孚抢着说：“荤的。”大刘盘腿正襟危坐，我们像四只小狗伸着脖子围着他。“你们知道女人吗？”大刘像布道者庄严地审视我们，我们几个却面面相觑。大刘说：“看你们就是一群小嫩驴，给你们讲件真事：我们村有个老实后生，家里很穷是个独子。24岁那年父母做主，好不容易找了个邻村又胖又丑的媳妇，倾家荡产在村里办了个仪式，父母总算踏实了。谁想，一个礼拜后这小媳妇跑到公社办公室，红着脸死呀活呀地要离婚。公社干部千问万问为了什么，小媳妇就是不说只管抹眼泪。公社干部只好跑到村里找那后生问原因，咳，这后生也是涨着个紫彤彤的脸一句话不说，当天晚上跳井自杀了。这下全村可炸了窝，村里，地里吱吱喳喳人人都在议论，有说是后生命根坏了，有说媳妇不让后生爬。”“什么是爬？”马凯不解地问。大刘坏笑说：“别问那么多，以后你就会知道。”他接着讲：“祸不单行，这后生父母大喜之时丧子，真是悲天哭地，老婆子哭过了劲一口气没上来也追赶儿子走了。老汉操起锄头要去劈小媳妇，事情弄到这一步，公社派出所急忙出面将老汉和小媳妇都看管起来。所长亲自审问小媳妇：‘你家汉子打你啦？’小媳妇摇摇头。‘你不让你家汉子爬啦？’小媳妇摇摇头。‘那你为什么刚成亲就要离婚？’小媳妇低着头，两手使劲抓着膝盖不说话。几天过去了，所长也急



了，对小媳妇大吼道：‘你要再不说出个一二三，我就以故意害他人死亡罪让你坐牢。’这一吓还真管用，小媳妇哆哆嗦嗦吭吭哈哈终于说出了原因。听完后所长和满屋人全愣住了，而后就都捂着肚子一通狂笑，笑得泪花花的。”故事讲到这停了，我们几个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问：“那小媳妇到底说了什么？”大刘故意慢腾腾地掏出旱烟，孙德孚及时递给他一根烟并点着，待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浓烟后，往前探着一张色迷迷的脸说：“那小媳妇说他汉子天天爬，一个礼拜没找到地方，漏了她一身脏水。”大刘黑豆样的眼珠在我们每人脸上滚过一遍，聂晓峰憋不住噗哧笑了出来，前俯后仰地问大刘：“他妈的你讲的这是真事还是编出来哄我们的？”“当然是真的。”大刘板起脸说。我们三个看着聂晓峰似乎心知肚明的样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刘指着我们不无遗憾地说：“你们还都不是男人，可怜可怜。”

这一夜我们四个围着火堆在雪地里坐了一夜，只有大刘盖着皮袍传出轰隆轰隆的鼾声。雪地泛着幽幽蓝色的寒光，满天星斗伸手可得被寒气冻结在头顶。无法想像前面将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心里滋生着莫名其妙的亢奋。

二

两天，我们踉踉跄跄走了七十多公里像月球般没有生息的雪原，来到了我们将要落户的地方——白音塔拉公社（蒙古语：富饶的草原之意）。远远望去，阴晦的雪海中露出几排不平整的土黄色房顶，缕缕白烟飘飘悠悠显露着生气。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荒瘠的角落。走到近处，残败不堪的土墙上涂写着心惊肉跳的标语：“打倒内人党×××、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从雪堆里挤出来的萧杀之气像大姑娘剃光头，与这宁静荒宏的世界极不谐调。从旗里到公社，看到、听到的是这里



的共产党干部几乎都是“内人党”，这么说内蒙古早已成了“内人党”的天下，并且还是反修防修的第一线。

此时的公社已没有社长、书记之类的官了，一个被称为张大哥的人在公社招待所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说他是公社临时革委会的成员。张是个红脸彪形大汉，说起话来声如钟鸣。来到陌生的世界，我们自然就有无数的好奇和问题。这一夜我们喝着浓茶，品着苦涩的烈酒，抽着劣制的烟，听着张大哥给我们讲述这块土地上的风风雨雨。大革命运动在草原上产生的胆战心惊的故事和传闻让我们敬畏。然而印像最深的是在茫茫草原的深处，第一次听到一个普通汉族百姓对席卷内蒙古大地的“挖肃”运动表述了明确的质疑，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第二天，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还是那架马车，还是大刘那个马倌，又经过四十多里路的行走来到了红星大队。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历史为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席之地，我们的生命、生活、情感像一幅未知的画卷，将在这苍茫的土地上一点点打开涂抹。

红星大队地域由北面平坦的草原和南面有植被树木的沙漠组成。我们的新家被安置在沙漠与平原接壤处的一片灌生柳丛中。我们的马车跑在那绵延的沙丘上，不远处，看到柳丛里隐隐约约有彩旗飘动，沙丘顶上几个骑马的人忽然挥舞手臂飞奔而下消失在柳丛之中，倾刻从柳丛后闪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马队簇拥疾驶而来。领头的是个矮小黑脸的老头，后面是两个年轻人在马上横排扯着一块红布，上写“欢迎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再后面是穿着各色袍子，骑着各色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蒙古族牧民。这场面让我们受宠若惊，觉得自己像个人物了。大刘指着最前边黑矮的老头告诉我们：“那就是红星大队的乌日格图书记。”

我们被夹道欢迎的牧民带进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占地仅几平方米的蒙古包里不够一人高，包中央的矮木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



从未见过、也叫不上名字的食品。待我们坐定后，乌书记用蒙汉两种语言致了一个简短清楚的欢迎词。乌日格图书记的五官棱角分明高颧骨，厚嘴唇，浓浓的扫帚眉，他做书记已十几年了，这与他眼角的鱼尾纹是一致的。队长叫哈桑，眼睛如哺乳中的母亲般慈善，脸像团麻布皱巴巴的，好似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憨厚，他一直忙着给我们倒茶倒酒。外面雪地里站满了牧民，一米之高的蒙古包门镶满了各式各样的脑袋，面对一双双在一个平面上观赏稀有动物的眼神，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乌书记端起酒碗，用右手无名指蘸了下碗中酒弹向空中，又蘸了下酒弹向地面，最后蘸酒向前平弹了出去，而后将碗中酒一饮而尽。这是蒙古族牧民的欢庆仪式，我们四个自然忙乱地模仿着也将碗中酒以勇于献身的精神一口咽进，于是那白酒像导火线从肚里吱吱地飞快烧到了头顶。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站起来拉着聂晓峰说：“走，出去骑骑马。”我小时候看电影、小人书，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马，记得经常在纸上、地上凭印象胡乱地画马。实际上那时我连一匹真马都没看见过，原因何在呢？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对自己的“马”情结一直不得其解。中年以后，我终于考证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原因：我生于陕北黄土高原，或许恰巧属于最后的匈奴那一类的。蒙古谚语说：蒙古人没有马就没有手脚，没有马，没有鞍鞯的人不是蒙古人。由此说明：我可能残留有若干分之一的匈奴基因。说到这，朋友们恐怕就不难理解我对马的挚爱。

我和聂晓峰走到马桩前，打着手势向旁边的牧民们表示想骑马。牧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显地表示出为难，经不住我们再三央求，有两个年轻牧民从人群中走过来，从马桩上解下两匹马，勒紧了马肚带，帮我们跨上马背并一再叮嘱我们千万要抓紧马嚼子……，我和聂晓峰匆忙点头应承着，待两个蒙古青年撒开手，我们俩便策马小心翼翼地走了起来。骑马的感觉真不错，



坐得高看得远，觉得很威风。走了没多远，我不经意地松了松马缰绳并学着牧民用两脚轻轻拍打了一下马的两肋，坏啦，马像是挨了一刀似的突然向前窜了出去。惊慌之中我两脚滑出了马蹬，身体上下跳动，屁股在马鞍上湮得生疼。我手忙脚乱拼命拽着缰绳，怎奈坐下骑马咬住嚼子，低着头疯子般向前跑。前面一片柳丛像黑色的巨浪迎面扑来。我真的恐惧了，心里叨咕着：“完了，完了——”马冲进了柳丛，我的脸被柳条子暴风骤雨般无情地抽打着，我撒开了缰绳，只顾用双手护着脸，接着不知怎么回事我就从马屁股上一个后滚翻掉下去，重重地砸在雪地上。这一切发生在瞬间，落地时，脑后那一阵惊叫声像是远山谷中的轰鸣。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虽然身体软软塌塌但四肢仍然灵活，证明我的骨头质量不错。若干年后，报纸上电视里不厌其烦经常冒出补钙的片、液、丸之类的广告，我对之嗤之以鼻。如果这样的百姓情结提前四分之一世纪的话，我们的骨头质量不就都能跟钢铁媲美，草原上哪里还会有那么多断胳膊断腿的惨剧。

我找到了飞落在雪地里的狗皮帽，踉踉跄跄走出柳丛。迎面跑来一群牧民大惊小怪地喊叫着，此时我才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用手一摸粘乎乎的都是血，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这回可破了相。”可嘴上还要费劲地挤出点笑，指着背后的柳丛对好心的牧民们说：“马跑了……”

回到蒙古包里找镜子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凉气。爹妈给的这副令人遗憾的马面上又添了几条血道，不成体统了，你说还能看吗？那时还想不到找女朋友的严重性，只是觉得，这副尊容今后当了国家的领导干部怎么接见外国贵宾，于是自然冒生出阵阵的悲凉。后来伤疤掉了，竟奇迹般没留下痕迹，我庆幸自己当时年轻，而且有着非同寻常的新陈代谢机能。

听到乌书记在大声训斥那两个青年牧民，我很过意不去，觉得当个书记太不容易啦，要想那么多事，做那么多工作，担那么



多心，负那么多责任，恐怕还要挨那么多整，太累啦。我同情起书记又为那几个青年牧民不安，于是笑着对乌书记说：“您看，一点事都没有。”“还有一个没回来。”他咕嘟了一句。真是的，此时我注意到聂晓峰不在，于是立刻钻出蒙古包，爬上最高的沙丘。看到许多牧民骑着马在四下奔跑，我们三个弟兄真着急了，使出了吃奶的劲向四下喊叫。折腾了一阵，天暗了下来，聂晓峰从远处柳丛里像幽魂似的冒了出来，一瘸一拐的。人们立刻围了过去，看到聂晓峰龇牙咧嘴的样子，我知道他肯定摔得不轻。“哥们儿，没摔坏吧？”我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着问。“搀我一下，”聂晓峰一手抓住我的肩膀，一只手紧捂着裆下，声音像蚊子似微弱地说：“妈的，硌在了要命的地方。”

将聂晓峰搀扶到蒙古包里躺下后，牧民们带着关心担忧的神情逐渐离去。天色将暗，乌书记，哈桑队长都一再叮嘱负责照管我们的何富后才骑上马走了。喧闹了半天的草原终于安静下来，我们几个马上催促聂晓峰脱掉裤子看看男人的东西是否还健在。聂背对我们，拿着手电筒自己检查了好一会，忽然扬起脖子大声地喊道：“老天有眼啊！”

以后的几天我们过着神秘的日子，除了吃喝玩睡就是胡扯，我们已开始习惯了开门弯腰，进包盘腿的规范动作。每天都有不少好奇的老乡来来往往参观我们，他们从油渍渍的皮袍子里掏出各种食物以及烟酒放在我们包里的小木桌上，然后又不言不语地走了，神情真诚、严肃，不张不扬，如同在供奉寺庙里的活佛，于是我们天天被感动着。何富是个浓眉大眼的汉族小伙子，个头不大，敦敦实实。从小随父母到草地落户，年龄与我们一样，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队里派他来既做翻译又照料我们的生活，几天下来我们已混得很熟。每天晚上围坐在牛油灯下，我们搜肠刮肚向何富提着无数呆头呆脑的问题，渐渐我们对本地的风俗及政治形势有了朦胧的认识。何富有匹老红马，年时不用，总是带